

九个属鼠的读书人祝福新年



沈燮元
版本目录学家,1924年生

1月14日,三九天气,路上的行人个个冷得缩手缩脚。早晨9点多,早高峰刚过,96岁的沈燮元先生,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和平常一样出门了。天冷,出门前,他特意在头上加了一顶帽子。3路公交车,他已经坐了很多年,轻车熟路,江苏路出发,大行宫下车,很快就算到了自己的老单位——南京图书馆。退而不休,沈燮元几乎每天都要来办公室,查资料、校对书稿,一周七天都忙忙碌碌。

沈燮元是版本目录学家,无锡人,出生于1924年,属鼠。他早年求学于苏州美专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无锡、北京工作,专门和古籍资料打交道。1955年,他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一辈子和心爱的古籍打交道,沈燮元很开心也很知足,觉得自己运气好得不得了。

沈燮元早年曾从周贻白学习小说、戏曲,编有《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进入南图工作后,发表有《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韩纯玉稿本的发现》《记岛田翰所见之中国古籍》等学术论文多篇;著有《屠绅年谱》。曾参与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任子部主编。2012年作为特邀专家参与“过云楼藏书”鉴定会;2013年被聘为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

十多年前,当时年过八十岁的沈燮元,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作——整理编辑《士礼居题跋》。《士礼居》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黄丕烈的藏书室名。从清光绪年间开始,就有人开始整理士礼居藏书题跋。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们手头的资料有不少遗漏。沈燮元根据自己多年来搜集到的资料,把前人的错误一一改了过来,并补充了新发现的内容。

《士礼居题跋》是整理士礼居藏书题跋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超过80万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年,沈燮元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这部书上,他每天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除了睡觉休息的时间,几乎都沉浸在书里,以真劲儿丝毫不输晚年辈生。沈燮元的认真,源于对专业的热爱,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订了合同嘛,你按照合同要如期交稿子。”之前,有另一家出版社听说沈燮元在做《士礼居题跋》,很想把书“挖”过去。沈燮元笑呵呵地拒绝了,“那不行,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的嘛!”

2020年鼠年即将到来,沈燮元送给大家的祝福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有数不尽的快乐。



薛冰
作家、学者,1948年生

戊戌年,对薛冰来说,是忙碌的一年。2月份,他的新书《漂泊在故乡》出版。薛冰从自己的儿童时代开始写起,从下关热河路到长江路田吉营,从石鼓路到徐人巷,从明故宫到虎踞南路……这些熟悉的地名散布于南京城的东南西北,每一处都与他的人生阶段紧密相关,而对每一处的记述也都打上了他个人记忆和相关历史的烙印。

通过一部微型的自我生活简史,再现纷繁芜杂的社会变迁,折射一城一地的历史变化,是文学中长盛不衰的主题。《漂泊在故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并没有离开故乡的思乡之作,书写的是“在场”的乡愁。新书推出后,颇得好评,薛冰不断地收到来自省内外的讲座邀约。无论是南京人还是那些热爱南京的外地人,都很乐意听薛冰讲讲带给他个人感悟的独特的南京历史。

即将到来的庚子年,仍旧是忙碌的一年。薛冰的三本旧作经过增补,即将出新版,一本是《拈花》,一本《版本杂谈》,一本《片纸闲墨》,应该在今年春天陆续出来。”

此外,南京一如既往是薛冰关注的主题。除了最新的《漂泊在故乡》,之前他还出版有《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城市史》等多部南京主题的书。新的一年,他还想写一本关于南京的书,是个大部头,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写完,现在也没有数。”

新人方面,最近读了阿舍的散文和渡澜的短篇小说,“我觉得不错”。最近在读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书,希望能多从古典资源里得到一些启发。

新的一年,希望同行们多保重自己,但愿朋友们不仅写得好,还能写得久。许多事情的改变,都要历经够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的。

手上正在看的是《麦克阿瑟自传》,很厚的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今天国际国内形势让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美国,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在世界的雄心和抱负究竟在哪里,还是能从麦克阿瑟的这本自传里得到比较准确的答案。”



弋舟
作家,1972年生

谢有顺
批评家、教授,1972年生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长汀,著名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近年来常给各地的作家班讲课,谢有顺深感文学研究还是要贴近文学创作,从写作实践上来理解文学,并洞悉写作规律。对于研究者来说,这可以避免研究只是概念的空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这种理论对话可能扩大写作的边界。

在那些讲稿的基础上,谢有顺写作出版了《成为小说家》一书(北岳文艺出版社),接下来还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写作的常道》,都是和小说创作有关的。学术研究方面,2020年将交付出版《金庸论》与《先锋小说论》两本专著。

最近看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深感写作越来越多元化了,形态各异。主旋律的、传统的、先锋的、市场化的、网络的、自媒体化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力、施展的空间。所以,常用的“文坛”这个概念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文坛”客观成了好多个文坛了。比如,以作协为体系的主流是一个文坛;专栏作家、自由作家也构成了一个文坛;网络文学界也有自己的文坛。多个文坛并行,也是文学写作日益丰富的一个象征。

和许多作家不同,弋舟非常着迷短篇小说,迄今已创作百余篇短篇。“鲁迅先生没写过长篇,世界级作家如博尔赫斯、契诃夫等,都没有写过长篇,但世人无法否认其文学价值。”

中国文坛有一种特有的长篇小说冲动,或者说是长篇小说崇拜,说到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以长篇小说为定论。弋舟认为这与国内的评奖机制有关,现在大作家、老作家都不大写短篇了。他说,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短篇很熬人,长篇很养人,“长篇小说一般花一年两年,沉浸在同一个故事、一个情绪里面,而短篇每一次都要创新,要不断挑战自己。”

弋舟已出版《蝌蚪》《跛足之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长篇小说,目前依然有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但他肯定地说,至少目前的状态来说,更钟情于短篇小说,这也意味着对市场的忽略。他说,其实每种创作方式跟作家的局限有关,他就是这样有局限的作家,其创作气质更符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那就在这条路径上多走些。

手上正在看的是《麦克阿瑟自传》,很厚的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今天国际国内形势让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美国,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在世界的雄心和抱负究竟在哪里,还是能从麦克阿瑟的这本自传里得到比较准确的答案。”

王十月
作家,1972年生

王十月,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副总编,写作二十多年来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手握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重量奖项。

2019年,在忙碌的刊物编辑工作之外,王十月的作品集《荒野》出版,精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烟村故事》《喇叭裤飘荡在1983》《少年行》《关外》《寻根团》6部作品。希望探查的是生活的磨砺给人带来的转变,现实背后的生

活。一直以来,王十月都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这两两年他又转战科幻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末日无期》便是其科幻代表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突然写起科幻小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于是他总被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写科幻文学?

王十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家知道怎么写农民、传统的工人、小商贩……对当下新生的职业人群却相对陌生。当我们声称所写是现实主义时,却很难看到今天或者明天将要来到的现实。我想写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一种属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我想写的生活,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发生在不久的未来,但我希望读者读到它们时,忽略它的幻想性,更多关注它的现实性。于是,我提出了‘未来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开始实践。”

其实,一直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王十月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说。因为他看,他只是试图用一些类型小说的元素来书写文学作品,所以他的小说既有科幻色彩的,也有推理色彩的,还有乡土色彩的、城市色彩的,甚至是武侠色彩的。

过去的一年,他在为新作做着辛苦的案头准备,这一次,他想用财经、股市的元素,来写一部关注当代人近几年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在准备另一部非虚构作品,计划以散文的形式回顾20世纪90年代广东人的生活状态。

在鼠年即将到来之际,王十月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特性,因为把握这个时代的丰富性、多样性,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读者朋友们平安、健康、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王十月用与同事自创的对联祝福读者精神物质双丰收:“梦里几度诺贝尔,鼠年笑登福布斯。”



郭爽
作家,1984年生

郭爽,1984年生于湖北石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副总编,写作二十多年来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手握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重量奖项。

2019年,在忙碌的刊物编辑工作之外,王十月的作品集《荒野》出版,精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烟村故事》《喇叭裤飘荡在1983》《少年行》《关外》《寻根团》6部作品。希望探查的是生活的磨砺给人带来的转变,现实背后的生

活。一直以来,王十月都被

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这两两年他又转战科幻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末日无期》便是其科幻代表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突然写起科幻小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于是他总被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写科幻文学?

王十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家知道怎么写农民、传统的工人、小商贩……对当下新生的职业人群却相对陌生。当我们声称所写是现实主义时,却很难看到今天或者明天将要来到的现实。我想写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一种属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我想写的生活,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发生在不久的未来,但我希望读者读到它们时,忽略它的幻想性,更多关注它的现实性。于是,我提出了‘未来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开始实践。”

其实,一直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王十月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说。因为他看,他只是试图用一些类型小说的元素来书写文学作品,所以他的小说既有科幻色彩的,也有推理色彩的,还有乡土色彩的、城市色彩的,甚至是武侠色彩的。

过去的一年,他在为新作做着辛苦的案头准备,这一次,他想用财经、股市的元素,来写一部关注当代人近几年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在准备另一部非虚构作品,计划以散文的形式回顾20世纪90年代广东人的生活状态。

在鼠年即将到来之际,王十月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特性,因为把握这个时代的丰富性、多样性,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

“在新的一年里,



夏笳
科幻作家、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4年生

夏笳,1984年生于湖北石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副总编,写作二十多年来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手握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重量奖项。

2019年,在忙碌的刊物编辑工作之外,王十月的作品集《荒野》出版,精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烟村故事》《喇叭裤飘荡在1983》《少年行》《关外》《寻根团》6部作品。希望探查的是生活的磨砺给人带来的转变,现实背后的生

活。一直以来,王十月都被

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这两两年他又转战科幻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末日无期》便是其科幻代表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突然写起科幻小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于是他总被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写科幻文学?

王十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家知道怎么写农民、传统的工人、小商贩……对当下新生的职业人群却相对陌生。当我们声称所写是现实主义时,却很难看到今天或者明天将要来到的现实。我想写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一种属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我想写的生活,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发生在不久的未来,但我希望读者读到它们时,忽略它的幻想性,更多关注它的现实性。于是,我提出了‘未来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开始实践。”

其实,一直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王十月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说。因为他看,他只是试图用一些类型小说的元素来书写文学作品,所以他的小说既有科幻色彩的,也有推理色彩的,还有乡土色彩的、城市色彩的,甚至是武侠色彩的。

过去的一年,他在为新作做着辛苦的案头准备,这一次,他想用财经、股市的元素,来写一部关注当代人近几年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在准备另一部非虚构作品,计划以散文的形式回顾20世纪90年代广东人的生活状态。

在鼠年即将到来之际,王十月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特性,因为把握这个时代的丰富性、多样性,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

“在新的一年里,



迟卉
科幻作家、《科幻世界》副主编,1984年生

迟卉,1984年生于湖北石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副总编,写作二十多年来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手握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重量奖项。

2019年,在忙碌的刊物编辑工作之外,王十月的作品集《荒野》出版,精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烟村故事》《喇叭裤飘荡在1983》《少年行》《关外》《寻根团》6部作品。希望探查的是生活的磨砺给人带来的转变,现实背后的生

活。一直以来,王十月都被

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这两两年他又转战科幻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末日无期》便是其科幻代表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突然写起科幻小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于是他总被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写科幻文学?

王十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家知道怎么写农民、传统的工人、小商贩……对当下新生的职业人群却相对陌生。当我们声称所写是现实主义时,却很难看到今天或者明天将要来到的现实。我想写不一样的现实主义,一种属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我想写的生活,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发生在不久的未来,但我希望读者读到它们时,忽略它的幻想性,更多关注它的现实性。于是,我提出了‘未来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开始实践。”

其实,一直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王十月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说。因为他看,他只是试图用一些类型小说的元素来书写文学作品,所以他的小说既有科幻色彩的,也有推理色彩的,还有乡土色彩的、城市色彩的,甚至是武侠色彩的。

过去的一年,他在为新作做着辛苦的案头准备,这一次,他想用财经、股市的元素,来写一部关注当代人近几年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在准备另一部非虚构作品,计划以散文的形式回顾20世纪90年代广东人的生活状态。

在鼠年即将到来之际,王十月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特性,因为把握这个时代的丰富性、多样性,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

“在新的一年里,



谢青皮
作家,1996年生

谢青皮,1996年生于浙江余姚,北大戏文毕业,现暂居厦门从事影视编剧行业。十八岁开始试着写小说,曾于《西湖》发表短篇小说《穷蝉记事二三》《爱花与借草》《千完这票就成年》,另有中篇小说《四明江阴阴往事》见刊于《文学港》。

19岁那年,迟卉以笔名雪舞风华发表《独子》,走上科幻写作之路。大学一毕业就加入《科幻世界》的编辑队伍,四年离职。《科幻世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我想走出去,看看游戏、戏剧行业、心理学这些行业是怎么做的。”2017年,她重回《科幻世界》。她的回归让喜爱她的读者们欣喜。

迟卉的作品冷峻且温情,从构思到文风都讲究精巧,善于把高超的文学技巧娴熟地运用在科幻这一相对小众的文学领域,代表作《血精灵》《大地的裂痕》《伪人2075》、意识重组》等等。

迟卉,2019年《流浪地球》的引爆,使得市场对科幻的需求和目前已有的科幻作品产生了错位,主要是文学性与商业性的错位,文学性好的可能不具有商业性,而适合商业化的作品往往又缺乏文学性。她目前手上做的商业订单,即是做好这两者之间的结合。这是用小说来投影自己之外的另一种创作,也是她的乐趣所在。

谈到目前的科幻创作队伍,迟卉坦言,2019年的科幻热让科幻作家翻了一番。不仅有其他领域的作家跨界而来,也有曾经离开的科幻作家回归。这种现象令她欣喜,与此同时,身为《科幻世界》杂志副主编的她看稿压力也激增。

“刘慈欣老师在《三体》出来的五年前就谈到,中国科幻缺的是一个大众化作品。”迟卉说,尽管刘慈欣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金字塔尖的人,但他最初的创作,其实是定位为中国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奠定了科幻作家的地位,对他来讲完全不一样,很多能够写出中篇的其实是没有写长篇的能力的。长篇需要作者对要讲述的故事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结构和节奏有更精准的控制。而很多中篇作者只需要带着情绪和表述欲就可以完成。我时常对自己写作的能力进行怀疑,目前完成度比较高作品的故事剧情也非常薄弱,所以希望新的一年里能够尝试完成一篇,同时继续中篇小说的写作。目前的理想状态是能够一个月写一篇,凑一凑也能弄本书出来了。”

谢青皮笑着总结道,虽然每年开头都会给自己打气说要多写,要重新做人,但今年不开玩笑真的多写了,不然饭都吃不起了。

谈到阅读,他坦言最近没

看什么书